

的。因此，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应进一步发挥其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影响力，通过加强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推动全球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实现互利共赢。同时，中国也应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和修订，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1. The first step in the process is to identify the problem or issue that needs to be addressed. This involves gathering information and understanding the context of the problem.

祐山雜說

此據寶顏堂秘笈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祐山雜說

青雲接手

明平湖馮汝弼著

余業師丁一匏先生文華。吾庠夙學士也。嘉靖乙酉。提學進賢萬公。至嘉興考科舉。余與一匏同入試。一匏倉遽中忽謂余曰。倘坐相近。試題爲我一講。余但唯唯。未解其意。然坐竟不相近。終日不得交一語。試畢。余問其故。一匏云。吾甥吳恪者。昨夢汝至吾家。汝上座。吾下座。吾與汝俱變爲虎。咆哮跳躍者久之。復爲人。吾送汝出門。汝乘青雲上升。吾翹首望之。汝引手下接。吾亦得至青雲端。意者此考。或得汝力也。及出案。余居首。一匏竟不與。余謂此夢特孟浪耳。後一匏以年資應貢。適新例超選。齟齬不得意者屢矣。比因衰年。自分永棄。無復仕進之想。後數年。余舉進士。座主莆田林退齋先生雲同擢余爲本房首卷。甚見愛厚。因問余所從學。以一匏對。未幾。退齋奉勅督學吾浙。因憶余言。一匏乃得謁選天曹。典教宜興者三年。余第在壬辰。然乙酉之考。已爲之兆。而一匏仕進。亦兆于此矣。

讀書必然貴

余嘗館于魯約齋先生家。一日。其子默夜讀。燈忽滅。卽鳴鳴作聲。旣而發狂語。連呼讀書必然貴。尿穢觸天地。吳音尿讀作詩。約齋問何詩。豈汝日間所誦昔年曾向玉京游之詩耶。默睜目大聲云。不是。是人尿。約齋云。此先生所爲耳。于我何與。默復大聲云。先生是爾所請者。罪歸家長。約齋無以應。爲之慙禱。翌日

始甦時余病脾。醫用糞便作粥。故云云。以此知鬼神之事。未嘗無。而人生祿位。莫非前定也。

彩鳳雲霄

辛酉歲。余將赴省試。吾邑潘東淵先生鵬。以肇慶府通判家居。夢有人持黃紙一幅。上書彩鳳入雲霄。至長安門爲余報捷者。東淵因賦詩云。喜看彩鳳入雲霄。萬里風輕兩翮飄。德抱九苞歌昔日。文披五色瑞今朝。棘闈共賀登賢俊。楓陛爭誇奪錦標。末二句未得。夢中不覺作吟哦聲。其室人喚醒。急索紙筆書之。擬續前韻。沉思復寐。又得句云。老我江湖忘想念。夢驚佳兆坐中宵。翌日爲我冒之。是年余領鄉薦。明年舉進士。

文章卜命

士之急功名者。往往惑于命星之說。視其子孫以爲欣戚。而星命者。亦遂揚揚然。執其子孫以射厚利。及其說不驗。亦恬然不以爲異。幸而偶驗。則更相傳播以爲奇。其不驗者何限。固不置之齒頰矣。余素不喜此術。有言及者。曰卜之文章而已。嘉靖辛卯科。提學崇陽汪白泉先生臨郡。余與門人俞禮卿同試。索其卷觀之。余驚喜。謂其父界涇公曰。必首案無疑矣。次日謝考。海鹽王沂陽謂余曰。貴庠首案。仍當屬子。余曰。已有人矣。王問何人。余曰。門下俞生也。王遂求見。預賀之。及出案。俞果首案。及省試三場畢。王拓湖閱余曰。今科誰當中者。余屈指曰。余與君及俞禮卿趙子相沈子完俞一清。其在此六人乎。及出榜。余五人果中式。所遺者一清耳。是年沈子完病。不會試。余四人連第壬辰進士乙未科。兩泉兄問今科吾縣當

何人。余曰。沈子完孫斯立。及開榜。果然。後一清亦中甲辰進士。余嘗謂卜之文章。其中者十八九。間有不中者。亦偶然耳。或曰。然則人皆不必論命矣。余曰。文章好。即是命好。何莫非命。人之貧富壽夭。窮通得喪。皆命也。故曰。得之不得。曰有命。命稟於有生之初。其理甚微。聖人尙罕言之。豈今術家所謂五星子平者。所能盡哉。

入門差

嘉靖癸巳二月。余在行人司。王柘湖謂余曰。如此閒暇。何不學詩。余遂勉強一絕云。帝里鶯啼二月天。拋書無語對愁眠。無端牕下桃花雨。猶自紛紛點暮烟。柘湖曰。不好。余問何處不好。曰。都不好。入門差矣。此是晚唐格局。極卑弱。詩家所謂下乘禪者。公且勿作。且看古選。及盛唐人詩。余如其教。數月不敢作。至八月十五日。司正柳公。倡中秋待月一律。余次韻云。何人待月倚瓊筵。有客悲秋憶楚天。北闕衣冠蓬海上。西風鼓吹玉樓前。江鄉夢斷身猶寄。淮海雲橫鴈不傳。兩度都城今夜月。清光千里照人圓。柘湖曰。近之矣。及余檢古詩。已有江鄉夢斷一聯。以此知古人詩句。有相類者。未必皆是祖述。蓋其情景相合。意興偶同耳。未幾余選科謫外。柘湖改刑部。亦外補。卒于潞。嗚呼。良友云亡。其誰益我。對景興懷。愴然於邑。

飛仙骨

余自幼不習詩。中會榜後。謂同年王柘湖梅曰。倘公入翰林。余不能詩奈何。柘湖笑作吳語云。天塋自有長茶子。吳人身長者。謂之長茶子。後柘湖選庶吉士。入翰林。有旨報罷。柘湖寄余詩云。海上黃金十二樓。紫烟繚繞碧雲

浮。可憐不是飛仙骨。咫尺三山隔弱流。既而復開館。柘湖仍與選。余謂之曰。君今作飛仙矣。向謂天塋自有長茶子。如今却是短茶子。柘湖身短。衆爲絕倒。

移居

嘉靖癸巳。余任行人。僦居京師。連子衡術。既閱歲矣。一日夜至五鼓。忽聞牀前若有人行步者。余怪之。翌早急遣人僦屋。乃移居于細瓦廠前。先遣眷屬至彼。余在舊居檢發家物。抵暮。尙未盡。時七月七日。余急欲過新居爲果瓜酌。遂鎖門去。甫上馬。舊居轟然傾仆。一類垣矣。余謂一日不遷。則先室屠儒人及吾兒敏功。俱無瞧類。一刻不去。則余爲蠶粉矣。彼牀前行步者。果何人也。豈非鬼神者有以使之乎。至于求遷而卽得屋。得屋而卽移居。一出門而舊居卽傾覆。皆不差時刻。則又若有鬼神默相于其間。而陰爲之布護者。以此知死生禍福。皆所謂莫之爲而爲者。而人之巧爲趨避。徒自苦耳。

導駕

嘉靖乙未春。賜進士韓應龍等及第出身。有差。鴻臚官宣制。余當導駕。三鼓至華蓋殿。候駕出。鴻臚官及余等導駕。給事中十員。又翰林官御史叩頭禮畢。翰林官御史先步東門疾馳。循殿臺而下。步中左門沿廊而上。趨入奉天殿。候駕稍遲。則駕從中出。不復得入矣。惟給事中自御前導上。直至奉天殿。候升御座。分侍左右。最爲密邇。天顏清瑩。聲咳鏗然。未幾。余謫外。追昔遭逢。慨然有感。故余南遷詩云。玉殿春光龍御遠。衡陽晚色鴈歸忙。蓋憶此也。

乙未夢兆

嘉靖乙未。余在工科時。汪榮和爲冢宰。科道交章彈劾。汪辯計不已。余章第七上。是夕夢。逐一惡少過橋。橋爲所斷。余佇立良久。不得渡。有人從橋下操舟。蒼橋則牕外雞鳴矣。又同年潘十泉子正。時在刑科。上疏之夕。夢一大缸。缸內大黑魚一。小魚數十。大黑魚翻身一躍。缸水皆渾。小魚爲其所吞。吞而復出。若死若生者數枚。有頃始甦。不甦者二枚。大黑魚亦死。時汪復上疏辯計。余章留中不出者三日矣。衆慮聖意不測。時屠漸山應堦爲翰林侍讀。謂余曰。昨聖上置公本于几上。連看數次。怒形于色。急召二老李。遽薨時費鵝湖宏。上大聲曰。如何不與我處。我怒不能進午膳矣。二老進曰。臣等待他自陳。上大怒。連呼曰。他肯自陳。他肯自陳。汪不自陳。禍且不測。君自是名重天下矣。翌日旨下。汪罷去。余等科道交章者十人。受廷杖死者二人。薛宗愷曾紳而汝弼及翁溥等八人俱謫外。余得潛山縣丞。轉歷縣府。將十年。至甲辰歸田。汪亦尋卒。余嘗有南遷詩云。夢斷荒橋夜未央。蓋謂此也。

隨地報恩

天之于物。生之仁也。肅之。亦仁也。君之于臣。予之恩也。奪之。亦恩也。余自給舍謫丞潛山。聞報詩云。長沙自是酬恩地。何必區區弔楚閭。蓋隨地皆君恩。隨地皆可報恩也。東坡獄中寄子由詩云。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知君卽天地。蓋罪已而不怨。可謂度越賈生矣。

謫仙詩識

余居京師時。同年錢海石。數乘月過余。引滿高吟。余廣韻一絕云。明月在地人在天。塵寰玉宇遙相連。高歌不問南來鶴。猶恐人知是謫仙。未幾果謫。人以爲詩識云。

沈秋江

星士沈秋江者。嘗游嘉興。言屠漸山常入翰林。沈少泉呂東匯俱至通顯。後三人俱中進士。屠入翰林。沈在刑科。呂在吏部。嘉靖乙未。沈秋江至京。三人咸爲延譽。一時縉紳神其術。爭相延致。時刑科都給事中崇德周學山。循資當遷。適有京堂缺。則曰公不出。二月。當陞京堂矣。有薦于余者。試之。譽美備至。不數月。余謫。周落職。戊戌歲。余轉常熟。沈秋江來見。余謂之曰。向者何不言我謫官。沈曰。公以直補外。雖降猶陞。何以言謫。余曰。此以理論。在儒家則可。爾術家畢竟陞還是陞。降還是降。沈不能對。

達人知命

嘉靖戊戌。余轉令蘇之常熟。三年。撫按保薦者。凡八上疏矣。後巡按御史晉江陳西郭蕙至。時同官相忤者。其姻家一其鄉人二。妻非于陳。遂被論調餘干。替年轉太倉。時陳以巡按河南。舉劾不公。亦謫調餘干。余復至蘇。而陳乃代余。故人笑謂余曰。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又曰。余歸路。君來路。天理昭昭。胡不悟。此又不特雷州戶崖州戶而已。甲辰入覲。相會于吏部席舍中。陳面發赤。若無所容。余欣然談笑移時。絕口不言往事。陳謂人曰。祐山長者。予曩時爲人所誤耳。大抵榮枯得失。固自有命。所謂公伯寮。其如命何者。于彼何尤。或勸余上疏自明。余因賦詩云。塞上老翁誰得失。籬邊朝槿自枯榮。達人知命渾

無事。不向江潭訴獨醒。

童子詩對

余調官餘干時。次兒敏助甫九歲。侍余往鄱陽。見魚人拽網者。曰伏羲不仁。子釣而不網。何故作網罟以害物。余心奇之。因指舟中筆架出對云。筆架如山。余卽自思欲對硯池似海。殊不穩當。助兒曰。碁盤似路。眞的對矣。時子校纂蘇文曰。蘇家三父子。文章可法。卽應聲曰。程門二弟兄。道德爲尊。余益奇之。年十三。讀書西樓。未嘗學詩。一日忽有作云。西樓高數仞。夜靜闌人聲。燈光已將滅。危坐養心靈。忽聞子規語。不覺已四更。雲開月漸見。容光透厥明。此雖童稚之作。頗有古氣。其岳父錢海石見之。亦大稱賞。以爲近選體。天不假年。未究所就。惜哉。

陳午江論文

余在太倉時。取王柘湖詩文遺稿。托同年陳午江編輯。午江謂余曰。詩出一手。文則不類。余問何篇不類。曰。總制三邊兵部尙書行六卿送別序。其氣昌大。與諸作不同耳。余笑曰。兄何鑑別之精。若此。此余作也。館中出此題。柘湖偶以他事不暇作。托余代筆。時柘湖先錄稿本。然後謄真。故今在柘湖稿中。此獨余與柘湖知之。雖其乃弟亦不知也。兄鑑別若此。眞知文哉。午江笑曰。非獨知文。且知人矣。蓋觀文可以知人。柘湖氣頗促。故中年而沒。然非午江精鑒。其孰能辨。

鍾僕

嘉靖辛丑。提學張蒙溪。案臨嘉興。余兒敏功。年十六。候試于院門。背坐簷下。衆擁入院。張命趕出。衆爭擁出門。功兒被蹂踏不能起。偶有鍾僕在傍。拽起得脫。功兒詣鍾僕謝之。問其僕。僕曰。不知也。然則院門前拽起者。殆鬼神默相之與。

剿寇拆字

嘉靖癸丑四月。倭寇寇平湖。官兵失利。典史喬登死之。五月。寇復至。湯參將克寬。領兵格戰。邑人涵涵。余與兒輩。夜宿東園候報。因拆二字作口號云。曲川地可耕。長刀砍低樹。元來腹有文。軍口三十去。令兒輩合之。季兒敏効。年十五。曰得之矣。剿寇二字也。明日得報。湯大克捷。斬首三十級。

齋堂夢

先君居易公。化在嘉靖己亥。距今庚申三十四年矣。本縣學舉先君居官之遺愛。居鄉之晚節。申允當道。奉入鄉賢祠。擇在今十月二日前一日。余齋宿山園之聚樂堂。夢先君席地臥堂之西隅。余亦臥側。聞有呻吟聲。以手捫之。則膚肉溫然如生。問之。亦微應。余喜曰。阿爺活矣。意若先母胡孺人臥西耳房者。遙謂之曰。阿爺活矣。先母亦喜應曰。果活矣。余意先君平生德業。沉淪既久。一旦學校公舉。當道闡揚。血肉無窮。名傳不朽。英靈入夢。殆昔人所謂生死而肉骨者耶。

漢樓靈夢

嘉靖乙卯八月二十五日。吾邑大尹劉漢樓先生。顧余于嘉興舟次。謂余曰。恭喜令郎中魁矣。余曰。何以。

知之曰以夢知之。且自言其平生夢極靈。歲丙午鄉試。夢本府應太守乘轎出府。命吏檢名望生員卷。少頃。應回問吏。吏云止有劉某有卷。應云便將劉某解去。及赴試。謂其父樂峴公曰。父可預備酒席。兒決中矣。縣學俱無。府學止兒一人耳。及開榜。果然。父甚奇之。夢觀會試。榜第四十六名。乃涿州吏。心甚不悅。謂我乃舉人不中。吏反中耶。庚戌會試。夢人謂曰。汝命甚好。只少一牛耳。以此預知其年下第。第在癸丑矣。時以親老就教。適選涿州。涿州學吏姓名又適與漢樓同。漢樓亦自喜其夢之應也。又夢同年中者四人。內一人甚矮。比會試中式。名又適符前夢。同年果中四人。內一人甚矮者。廣濟孫喬也。又夢廷試中三甲六十三名。黃榜開。有報中二甲六十三名者。先生曰非也。乃三甲六十三名耳。觀榜果然。余因作漢樓靈夢記以遺之。漢樓曰。何不入令郎中魁事。余笑曰。待開榜後。補入之耳。越三日得報。吾兒敏功果中第三名。春秋魁也。漢樓舉酒賀余曰。今可補入靈夢記矣。遂併書之。

漢樓名存義。湖廣襄陽衛人。

甲辰荒變

嘉靖十七年至二十二年。嘉興各縣荒。二十三年甲辰。大荒。平湖海鹽尤甚。鄉民力田之外。恆以紡織爲生。是歲木棉旱槁。杼柚爲空。民皆束手待斃。水上浮尸。及途中饑殍。爲鳶狗所食者。不可勝數。又官糧逋負。苦于催科。田無所售。則拆屋貨之。蘇湖各邑不足。卽鬻妻女于寧紹。寧紹人每以此爲業。官府知而不禁也。鬻鬻之則妻女去。而父與夫獲生。否則均爲杖下鬼耳。有就食于野者。草根芰蔓。採擷無遺。或行乞于市。遇貨食者。輒搶而奔。比追及。已入口矣。又有數十爲羣。至人家求食者。或不與。卽相凌奪。其無賴者。

伏草野中。遇人持布入市。卽掩擊奪之。謂之打布賊。數人爲夥。卽行劫于路及村落間。日未沒。卽不敢出。相結防禦。通宵不得就寢。時平湖未有城。余居縣市西。佃戶及隣居將百人。椎牛饗之。曰于縣。書牌備器。爲守望計。至除日。忽驚傳。乍浦軍人自東湖搶入縣市矣。縣市人倉遽惶惑。披靡失措。居者爭收店舖。行者盡氣狂奔。雖縣中兵皂。亦各星散。尹丞簿尉。相聚泣下而已。惟余所饗百人者。相率備禦。旣而寂然無聞。始知其爲訛言矣。蓋饑饉流離之際。民心易搖。變起倉卒。雖智者亦無如之何矣。故當此時。獨免之令賑濟之事。備禦之策。皆不可不之講也。

應變操縱

甲辰凶荒之後。邑人行乞者什之三。逋負者什之九。明年。本府趙通判臨縣催徵。命選竹板重七斤者。檢櫟長三寸者。邑人大恐。或誑行乞者曰。趙公領府庫銀三千兩來賑濟。汝何不住。行乞者更相傳播。須臾數百人相率詣趙。趙不容入。則叫號跳躍。一擁而進。逋負者隨之。逐隸人。毀刑具。呼聲震動。趙惶懼莫知所措。余與趙上莘輩聞變趨入。趙意稍安。延入後堂。則擊門排闥。勢益猖獗。問欲何爲。行乞者曰。求賑濟。逋負者曰。求免徵。趙問爲首者姓名。余曰。勿問也。知其姓名。彼慮後禍。禍反不測。姑順之耳。于是出免徵牌及縣備豆餅數百以進。未及門。輒搶去。行乞者率不得食。抵暮。余輩出。則號呼愈甚。突入後堂矣。趙慮有他變。踰墻宵遁。自是民頗驕縱無忌。又二月。太守郭平川應奎。推爲首者數人干法。卽惕然相戒。莫敢復犯矣。向使趙不嚴刑。未必致變。郭不正法。何由弭亂。寬嚴操縱。惟識時務者知之。

遲速有命

海鹽吳南溪諱昂弘治辛酉鄉試文甚得意忽覺腹中飢不可忍恍惚間將試卷吞之至貢院門卽不飢矣。謂人曰余不知何故乃有此異余終身不第矣。越三年甲子中式乙丑舉進士官至福建布政官蹟甚著以此知人之功名不但有無係命雖其遲速亦自有命也。

李及泉

都憲李及泉巡撫吾浙爲余言正德七年其家避流賊之難穴山洞以居時及泉在襁抱婢挾坐車先登及泉母懷及泉將登未及母之兄適至曰此洞人多慮爲不測吾家洞可居蓋其家亦穴山避寇也遂與俱往甫入而寇至寇退而返則洞傾石仆其家十餘人及其鄰之避寇者將百人一時盡粉矣其先登之婢亦粉身于坐車之側使當其時母之兄不至或至而不邀邀而不往則及泉母子已爲穴下鬼矣安有今日哉蓋人之死生貴賤皆非人力所能爲者事若偶然實非偶然也及泉名天寵乙未進士河南人。

宋御史

嘉靖丙申余謫官潛山丞奉委至東流閱徭冊有宋邦輔名因憶居京時識御史宋邦輔者問之果宋御史也問其產曰有田四十畝問何不優免曰與縣令俞不合繼俞者李適來會因問宋居家李曰宋道長督子躬耕夫人親餉茅屋數椽纔蔽風日安貧樂道晏如也余謂何不周之曰饋紙數張卽受他物卽不受昔巡撫公饋坊銀百兩以書却之曰某賢未至于可養貧未至于可周強之再三卒不受余至池州謂

太守陸所默曰。郡有古人寧識之乎。陸曰。宋道長也。杜門掃軌。樂道安貧。余謂何不周之。陸曰。求一見且不可得。可得而周之乎。蓋自始學至簪仕。至歸田。表裏同操。始終一節者。嗚呼。高風遠韻。海內欽仰。廉頑立懦。爲百世師。其亦可以無愧也夫。

劉漢樓

吾平湖尹劉漢樓爲我言。初第時。嘗宿蓋山驛門外。從人忽扣門求入。問之。云適夢神人促起曰。虎將至。汝可急入。昨途中欲傷汝。因見劉進士失跌而去。明早視路傍稻田內。見一頭兩膝之形。深入泥中。儼然虎跡也。又于左旗營雇舟往光化時。薄暮微雨。舟數十俱不解纜。漢樓力強所雇舟獨行途中。懊惱之聲不絕。是夜抵光化。次日報者云。左旗營昨夜龍起。舟數十隻一時顛覆。溺死百餘人。信乎死生有命也。

駕虎傷人

吾邑趙漸齋先生佃戶陸大老者。朴野勤儉。頗足衣食。忽有嘉興捕盜兵數人。擁入其家。稱賊攀指。綁縛至舟次。出一賊喝曰。汝寄某物于彼。賊應聲云。某物某物。拷掠追索。陸不勝苦楚。罄家所有。悉與之。猶不足。則賣田房爲贖。既獲免。不勝憤憤。告于監司。行縣追問。陸素訥。不能質對。謀于漸齋。漸齋贈以詩云。自昔只聞人捕虎。于今駕虎徧傷人。何時得向龔黃語。除盜先除捕盜兵。若因其被害而慰解之者。且戒之曰。慎勿洩。候質對時。有不如意。卽出此。陸如其言。遂得直。捕兵追賊發戍矣。

曹海山

嘉靖三十一年七月。平湖張轅者病革。昏憤之際。被人拘置一柵欄中。見其故父張希旦。及海山故父曹愛雲。曹云賢姪何故在此。張云被人捉來。曹云汝不妨。我家曹金不好了。張希旦問其故。曹云榜上有名。張曰恐是同名姓者。曹曰下邊註定任同知。決是了。張將柵欄推開。謂轅曰。汝可急走。轅遂奔出。病乃恍然愈矣。時曹海山在杭州西湖遊覽無恙。聞之不以爲然。九月回會。飲于嘉興陳氏。中風遂不起。

金汝規

吾邑金員字汝規。爲人朴而愚。家頗裕。人有稱貸。無不與人。亦不復還。彼亦不復取。坐是家益落。一日。其孫病。求護于所謂朱八官神者。抵暮。有賊數人打門而入。則以爲朱八官至矣。見其燈燭熒煌。則以爲朱八官神靈顯應。若此。賊入臥內。挈其衣。其妻以爲神。惡其衣之穢也。則呼曰。朱八官我衣皆潔淨者。不須挈去。及賊倒囊篋。運糧米。心竊疑之。比去。家一空。始知其爲賊矣。今年八十四。眼見曾玄孫。行動飲食如壯者。其壽蓋未量也。天其或者有以補之。

徐白雲

余檢古人佳句云。閒鋤明月種梅花。恨無可對者。嘉靖甲辰。余自太倉入覲。偕寮友數輩坐天曹席龜中。以前句索對。對者數人。俱平平耳。最後張洪齋云。謾捲疏簾邀燕子。清麗閒雅可愛。因揭之東園廳柱。後六年。友人徐七橋見之云。閒鋤明月字意本虛。謾捲疎簾似太着實。因對云。謾掃白雲看鳥跡。則超脫塵凡。殆有仙氣。因呼爲徐白雲。

麥舟詩

故人胡文喬遷。曠達不羈之士也。家頗零落。一日詣余。出一詩于袖中。云。藿食鶉衣鬢已秋。三喪淺土淚橫流。登堂稽顙無他話。見說先生有麥舟。讀之慘然爲賻之。

火中人

嘉靖癸丑。嘉興宣公橋失火。延燒甚衆。士人黃湛泉偶至郡。舟泊橋下。望見火中一物。如貓。火愈熾。其物愈大。少頃。即成一大紅人。滿泉歸數日。家亦失火。蓋先兆云。

沈鸞

沈鸞者。海鹽孫白峰義子也。白峰爲鄞陽教諭。歸居海鹽城外。嘉靖甲寅五月五日。海寇至。白峰率義子四人登舟。賊且追及。白峰棄舟奔至城東之蠟作灣。賊追及。三僕遁去。鸞獨向賊叩頭。且伸頸曰。事殺我。毋殺我主。賊以刀加其頸。言亦不變。賊遂舍去。偶有他賊隔河向白峰。將發矢。鸞躊躇間。前賊適回。鸞求救。前賊揮他賊使退。乃得解。時賊縱橫。且方雨泥濘。白峰又病不能行。鸞尋得一舟。攜主登之。即前所棄舟也。相得者以爲白峰死矣。其子惶遽來求尸。見白峰乃大驚喜。白峰曰。吾自今以後之餘生。鸞與之也。嗚呼。鸞可敬哉。伸頸加刀之際。士君子猶或難之。而未嘗學問知理義如鸞者。可不謂尤難矣乎。嗚呼。鸞可敬哉。當于古之忠臣孝子中求之矣。

孫權

余佃戶孫燿。世居常湖之東。弟炤。愚且聾。兄弟各負余租。賣田五畝以償之。其弟者多于己。余意其祖產也。而多以予弟。義之一日。其隣有吳堯者。代弟還租若干。且欲以其所乘舟與弟共之。吳與弟素不相協。余異之。問其故。吳曰。吾隣孫燿代弟還租。吾亦有弟。安忍坐視。余始知向所賣者。乃燿已產。其義尤可尙也。而化及其隣。及薄歸厚。又以見天理之在人心者。不容泯滅。顧無以動之耳。因扁其室曰尙義。而還其田。併吳所代租以爲世勸。

納息下氣訣

納息下氣之法。不拘晝夜。跏趺靜坐。啖菜數莖。屏伏鼻息。心中默念。納息下氣一次。五六七八至九。俱氣隨意進。直至後門。進出。每一口氣。進至九。屈一指爲記。虛右大指。屈至九指。是爲九九八十一數。虛火自降。真水自生。元氣週流。一無阻滯。可以却疾。可以延年。近取諸身。歷有明驗。其視鉛汞金丹之術。相去遠矣。

明目方

余七旬外。每患目眩。偶檢得一明目方。一省讀書。二減思慮。三專內視。四簡外觀。五旦起晚。六早夜眠。凡六物熬以神火。下以降氣。蘊以胸中七日。然後納諸方寸。修之一月。近能數其目睫。遠視尺籥之餘。長服不已。洞見牆壁之外。非但明目。乃亦延年。審如是而行之。非可謂之嘲戲。亦奇方也。

啖菜說贈陳山人